

从“联欧遏俄”到“美国优先”

——美国调整对乌克兰危机政策的影响初探^[1]

张文宗 任怡静

【内容提要】特朗普取代拜登入主白宫后，迅速调整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和政策。从持续拱火到推动停火，从全力挺乌到胁迫施压，从“联欧遏俄”到“弃欧拉俄”，相关政策出现方向性变化。这源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政治理念，源于其捞取实际利益、兑现竞选承诺及“离间中俄”的实用主义考虑，也体现了其单边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外交风格。此举导致美俄关系触底反弹、美欧关系受到严重冲击，而俄欧关系面临的不确定上升，大国关系进入新的调整期。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但美国政策的变化会对中国的战略环境产生影响。中俄协作抗衡美国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很难发生质变，而中美欧三角关系将更加平衡。如果俄乌最终实现停火并建立相对稳定的安全机制，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将加速向亚太转移，中美关系将进一步成为牵动国际格局变迁的核心因素。

【关键词】乌克兰危机 特朗普政府 美国优先 美俄关系 跨大西洋关系

【作者简介】张文宗，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任怡静，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2021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241 (2025) 02-0071-19

[1] 本文系202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感谢《和平与发展》匿名评审专家及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错漏概由本人负责。

2025年1月特朗普重新执政后，在美国内外强力推动“美国优先”议程，形成猛烈的“特朗普冲击”。除威胁吞并加拿大和格陵兰岛、升级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对主要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关税等一系列外交行为外，特朗普政府推动俄乌停火的一系列举动引发极大关注。从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力挺乌克兰、遏制俄罗斯到特朗普政府背弃盟友、出卖乌克兰、拉拢俄罗斯，美国的政策立场发生重大调整，这不仅使乌克兰危机的走势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也将对国际政治带来深远影响。特朗普的相关政策仍在演进中，相关各方的博弈仍在继续，而中国、美国、俄罗斯、欧洲各方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嬗变。

一、美国大幅调整对乌克兰危机的政策

特朗普和拜登代表美国不同的政党，双方在内政外交上的主张和政策不同，政治极化则让这种差异变得更加明显和戏剧化。在2024年美国大选辩论中，特朗普就猛烈抨击拜登在乌克兰危机上的政策“将把美国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表示如果当选总统要在“24小时之内结束俄乌冲突”。赢得大选并重新入主白宫后，特朗普迅速采取行动，推动美国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首先，对危机的立场从持续拱火转变为推动停火。自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拜登政府联合盟友对乌克兰提供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最终目标是帮助乌克兰将俄军赶出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在内的乌克兰全部领土，并在此过程中大幅削弱俄罗斯，以服务其大国竞争战略。经过三年多的战事，乌克兰危机演变为西方支持的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消耗战。尽管俄乌双方不断向战场投入兵力、装备和军火，但谁也无法实现既定目标，战略僵局下的战场成为吞噬各方资源的无底洞。冲突不断延烧还一度将世界推到核战争边缘，关于世界正面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担忧显著上升。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明确提出并推动俄乌停火，调停的主要方式是向乌克兰施加巨大压力，手段包括暂停军援和情报共享、拒绝其加入北约、要

求乌出售稀土等矿权“偿还美国的援助”等。拜登时期的美国是乌克兰最重要的单一援助国，总共援助 1750 亿美元，其中直接援助约 1200 亿美元，而特朗普则声称美国“为乌克兰花了 3500 亿美元”，并索要 5000 亿美元的乌克兰稀土等矿产。^[1] 2025 年 2 月美乌初步达成了双边矿产协议，但该协议“几乎没有保障乌克兰安全，也没有重申美国在持续冲突中的财政和军事支持”。^[2] 美国从为乌克兰“两肋插刀”转变为“背后捅刀”并不意外，但这种转变速度和幅度仍是惊人的。美乌两国领导人 2025 年 2 月在白宫会见记者时，特朗普公开指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不知感恩”“不尊重美国”，“没有底牌”却在战争中“拿数百万人的性命赌博，拿第三次世界大战赌博”。^[3] 这种公开争吵将双方的分歧和矛盾充分暴露在世界面前。特朗普政府急于推动并实现俄乌停火，警告称若俄乌再不达成协议、同意美国的和平协议提案，美国将会退出和谈斡旋。为加大对乌克兰的施压力度，2025 年 4 月 22 日，特朗普在重新执政将满百日之际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将俄乌冲突爆发的根源归结为乌克兰“开始讨论加入北约”，并要求乌克兰接受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的现实。^[4] 另据美国 Axios 新闻网报道，特朗普还拟定了一份“最终和平方案”，要求欧洲国家向乌提供安全保障，并承诺乌克兰如果接受停火将可能得到重建所需的赔偿与援助等支持。^[5]

[1] Seb Starcevic, “Trump demands \$500B in rare earths from Ukraine for continued support,” Politico, February 11, 2025,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trump-demands-500b-in-rare-earths-from-ukraine-for-support/>.

[2] Gracelin Baskaran, Meredith Schwartz, “Breaking Down the U.S.-Ukraine Minerals Deal,”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February 27,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breaking-down-us-ukraine-minerals-deal>.

[3] Adriana Gomez Licon, “What they said: Trump, Zelenskyy and Vance’s heated argument in the Oval Office,” The Associated Press, March 1, 2025, <https://apnews.com/article/trump-zelenskyy-vance-transcript-oval-office-80685f5727628c64065da81525f8f0cf>.

[4] “The Full Transcript of Donald Trump’s ‘100 Days’ Interview With TIME,” *Time*, April 25, 2025, <https://time.com/7280114/donald-trump-2025-interview-transcript/>.

[5] “Trump’s ‘final offer’ for peace requires Ukraine to accept Russian occupation,” Axios, April 22, 2025, <https://www.axios.com/2025/04/22/trump-russia-ukraine-peace-plancrimea-donbas>.

其次，对俄罗斯的态度从遏制转变为接触和拉拢。拜登政府和美国两党建制派指责俄罗斯总统普京试图“恢复苏联”，视俄罗斯为“侵略者”、普京为“独裁者和战争犯”。由于不愿和俄罗斯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拜登政府通过军事援助乌克兰与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采取经济金融制裁、外交孤立、全面妖魔化等一系列“混合战”举措全面遏制俄罗斯。

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初将缓和与改善美俄关系视为优先外交方向，而这与“适度满足”俄罗斯的谈判条件以推动停火息息相关。面对俄罗斯拒绝撤出所控制的乌克兰领土、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等核心诉求，特朗普政府予以正面呼应。特朗普本人多次表示“乌克兰收回所有领土不现实”“乌克兰加入北约不现实”。不仅如此，白宫还基本上接受了俄罗斯关于冲突爆发根源的论述，包括北约东扩“严重威胁俄安全”“是乌克兰而非俄罗斯挑起了战争”以及“泽连斯基是独裁者且应该下台”等。在与俄罗斯官员接触和谈判过程中，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华尔兹（Michael Waltz）等不断释放相关信息，影响美国和国际舆论。鲁比奥露骨地表示，为实现和平，乌克兰“需要在领土问题上让步”。2025年3月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上，以及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危机的决议中，特朗普政府都没有像拜登政府那样坚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表述。^[1] 白宫的主动姿态获得了俄罗斯的积极回应。美俄双方探讨了放松对俄制裁、开展经济合作、修复和重建“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重启军控谈判等问题。由于俄乌双方仍拒绝停火，特朗普一方面威胁升级对俄制裁，宣布将拜登实施的相关制裁措施延长一年，另一方面继续做出让步，寻求缓和对俄关系。2025年4月下旬，特朗普的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Steve Witkoff）赴俄与普京会晤，以期推进达成结束俄乌冲突的和平协议。特朗普更是在其提出的“最终和平方案”中表明美国将“在法律上”承认克里米亚为俄领土、“在事实上”默认俄对乌东地区的控制的

[1] Government of Canada, “Joint statement of the G7 Foreign Ministers’ Meeting in Charlevoix,” March 14, 2025, <https://www.canada.ca/en/global-affairs/news/2025/03/joint-statement-of-the-g7-foreign-ministers-meeting-in-charlevoix.html>.

立场，并开出了不会让乌克兰加入北约、解除自 2014 年以来美国对俄实施的制裁以及加强美俄在能源和工业等领域的合作等其他对俄有利的条件。^[1]

再次，对欧洲的立场从密切合作转变为厌恶与竞争。2022 年 2 月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为联合欧洲国家共同“援乌遏俄”，拜登政府开展绵密的外交活动，美欧就对俄政策进行了大量的协调。从召开领导人峰会、发表联合声明、开展联合国外交，到实施大规模、多波次的对俄经济制裁和对乌军援，美欧通过战略和策略上的密切协调，重振了北约和跨大西洋关系。其中，从 2022 年 4 月到 2025 年 2 月，主要由美欧组成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UDCG）召开了 26 次会议，就对乌克兰军援的种类、规模和时间进行了机制性磋商，充分体现了美欧合作的力度和密度。

与拜登政府和欧洲盟友“同心协力”不同，特朗普政府上演“越顶外交”，在将欧洲国家和乌克兰晾在一边的情况下，直接与俄罗斯商谈停火条件。特朗普多次表示美欧之间隔着一片“美丽的海洋”，这使美国可以免受俄罗斯的威胁；北约欧洲成员的国防开支都应提升至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5%，以与美国“更公平地分担防务责任”。在欧洲国家反对美国在安全上“放弃”乌克兰的情况下，特朗普任命的乌克兰事务特使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表示，英法可以派“再保证部队”驻扎在乌克兰第聂伯河以西地区保护乌克兰，但美国不考虑向乌派驻地面部队。^[2]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还曾考虑过放弃北约欧洲盟军指挥权，不再坚持由美军将领担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的传统，以迫使欧洲国家“负责自己的安全”。

在安全上“丢包袱”的同时，特朗普还将欧盟视为经济对手，表示“欧盟成立就是为了坑美国”，欧盟是“世界上最具敌意和压榨性的税收和关税机构之一”，欧洲国家“在贸易上占美国的便宜太久了”。2025 年 3 月以来，

[1] 参见 “Trump’s ‘final offer’ for peace requires Ukraine to accept Russian occupation,” Axios, April 22, 2025, <https://www.axios.com/2025/04/22/trump-russia-ukraine-peace-plan-crimea-donbas>.

[2] Samuel Lovett, “Trump envoy: Ukraine could be divided like postwar Berlin,” *The Times*, April 11, 2025, <https://www.thetimes.com/us/american-politics/article/keith-kellogg-general-ukraine-envoy-trump-ldjprpzt>.

特朗普宣布对从包括欧盟在内的经济体进口的钢铝和汽车分别加征 25% 的关税，并威胁对欧盟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加征 20% 的“对等关税”。另外，美欧的价值观分歧也在加剧。美国副总统万斯（J.D. Vance）2 月 14 日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不是像拜登那样强调“美欧团结以对抗中俄”，而是在价值观上尖锐地批评欧洲。万斯表示，“就欧洲而言，我最担心的威胁并非来自俄罗斯和中国”，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来自于欧洲正逐渐背离它一些最根本的价值观，那些与美国共有的价值观”。万斯的矛头指向欧洲国家打击极右势力的做法，指向欧盟“关停媒体、取消选举，以及将民众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等“破坏民主”的行为。^[1]此举让欧洲一些国家颇为震惊。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文章认为：“万斯的言论颠覆了（二战结束）80 年来支撑着西方联盟的自由、民主和共同价值观理念。在他的世界里，欧洲争取自由的斗争不再关乎确保专制和侵略性的俄罗斯不敢轻举妄动……争取自由的斗争（反而）是一场拯救‘西方文明’的斗争，就像美国企业家、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所定义的那样，其目的是抗击大规模移民和‘觉醒病毒’的双重威胁。这对欧洲国家是一种冒犯和侮辱。”^[2]

二、特朗普 2.0 时代推动俄乌停火的主要考量

在美国历史上，因政府换届导致的外交政策变化是常态。如果说拜登政府对内推行自由主义政策，对外竭力维护“自由主义国际霸权”，那么特朗普政府则对内奉行保守主义，对外将以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为特征的胁迫外交演绎得淋漓尽致。在“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理念的牵引下，特朗普解决乌克兰危机有着自己的战略盘算。

[1] The White House, “Vice President JD Vance Delivers Remarks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ast-events/vice-president-jd-vance-delivers-remarks-at-the-munich-security-conference/>.

[2] 吉迪恩·拉赫曼：《万斯向欧洲发出的真正警告》，《金融时报》中文网，2025 年 2 月 18 日，<https://www.ftchinese.com/story/001105573>。

一是出于巧取豪夺别国财富以解决美国财政问题的需要。特朗普没有改变其“商人总统”的本性，其一系列内外政策都离不开“捞钱”二字。特朗普认为美国制造业衰落、连年大规模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导致联邦政府债务失控。自 2020 年以来，联邦政府债务增长了 13 万亿美元，连续五年平均每年增长 2.6 万亿美元，截至 2024 年底总额已突破 36 万亿美元，约为同年美国 GDP 总量的 124%；美国财政部当年支付的国债利息首次超过 1 万亿美元，超过 2025 财年（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8950 亿美元的军费。面对这一“债务悬河”，特朗普政府在要求马斯克负责的“政府效率部”（DOGE）大力精简机构、裁撤冗员、裁减开支的同时，不愿再继续花钱援助乌克兰。在特朗普看来，乌克兰无法赢得与核大国俄罗斯的战争，持续对乌援助是个赔本买卖，美国不仅应该停止填这个无底洞，审查美国对乌援助现状，还应推动冲突停止并“拿回自己的钱”。特朗普不惜乘人之危，企图强压泽连斯基签署出卖乌克兰数千亿美元矿产的协议，以图收回美国的军援资金，并继续向乌克兰出售而非援助武器。

二是出于反击两党建制派及进行政治报复的目的。推动俄乌停火是特朗普在 2024 年大选中最重要的竞选承诺之一，这个承诺得到了其选民基本盘的支持。这次美国大选期间，认为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足够”和“太多”的共和党选民已经占到共和党选民总数的 65% 以上，相较俄乌冲突初期已大幅上升。^[1] 特朗普兑现竞选承诺，当然有巩固基本盘选民的支持、对抗民主党及两党建制派的政治考虑。实际上，特朗普执意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也是在报复两党建制派以“通俄”为名对他实施的长期“政治迫害”。自 2016 年大选以来，两党建制派就攻击特朗普是俄罗斯的“代理人”，关于俄罗斯干预 2016 年美国大选并帮助特朗普获胜的调查也进行了数年。睚眦必报、拒不妥协的特朗普，力图通过重置美俄关系为自己正名，以彻底戳破建制派的“谎言”并报复其“司法迫害”。

[1] Moira Fagan, “Americans’ views of the war in Ukraine continue to differ by party,” Pew Research Center,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5/02/14/americans-views-of-the-war-in-ukraine-continue-to-differ-by-party/>.

三是基于离间中俄关系的战略企图。与两党建制派认为美国仍然实力强大、能够联合盟友对中俄实施“双重遏制”不同，特朗普和 MAGA 派认为美国的“战略资源有限且稀缺”，实力和影响力更大的中国才是美国的首要战略对手。因此，美国应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将战略资源集中到遏制中国上。美国防长赫格塞思（Peter Hegseth）在 2025 年 2 月北约防长会议上提出，欧洲安全应由欧洲负责，美国要集中精力对付中国。他表示，“北约是个伟大的联盟，是历史上最成功的防御联盟，但为了持久的未来，我们的伙伴必须为欧洲的防务做出更多贡献”，而“在太平洋上威慑咄咄逼人的中国真的只能由美国来主导”。^[1] 美英一些媒体和智库还提出了“反向尼克松战略”（reverse Nixon strategy），试图仿效上世纪 70 年代美国改善对华关系以共同对付苏联的做法，拉拢俄罗斯共同对付中国。^[2] 特朗普在 2025 年 3 月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作为历史的学生，我已看完了所有的历史——你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不希望俄罗斯和中国走到一起。”^[3]

特朗普的考虑与“直觉”也获得了美国情报机构的背书。2025 年 3 月美国情报界发布的《年度威胁评估》报告认为，“在俄乌冲突中，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和国内政治领域都显示了韧性：俄罗斯有能力应对持续的战争消耗、西方成本强加以及高通胀和高利率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挑战；俄罗斯在战争中损失了相当数量的地面部队，但其军事力量的战略支柱仍在，部分军事能力还在战争中得到增强”，“无论美国或其盟国如何试图对莫斯科施加新的、更大的代价，这场持久的消耗战都将导致乌克兰在战场上的地位逐渐削弱”。报告还认为，“俄乌冲突持续下去将给美国带来

[1] Todd Lopez, “Hegseth Tells NATO Hard Power Provides Deterrenc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February 13, 2025, <https://www.defense.gov/News/News-Stories/Article/Article/4066810/hegseth-tells-nato-hard-power-provides-deterrence-defense/>.

[2] J.T. Young, “Trump is reversing Nixon’s strategy to split China from Russia,” *The Hill*, March 26, 2025, <https://thehill.com/opinion/international/5212965-trump-nixon-russia-china/>.

[3] “Trump says US doesn’t want Russia, China moving closer together,” *The Straits Times*, March 19, 2025, <https://www.straitstimes.com/world/united-states/trump-says-us-doesnt-want-russia-china-moving-closer-together>.

战略风险，包括冲突意外升级为大规模战争、可能使用核武器、北约盟国的不安全感加剧，以及中国和朝鲜更加嚣张”等。^[1] 报告关于“俄罗斯无法被拖垮、乌克兰可能失败、美国面临的战略风险加大”等分析，与拜登政府的立场和论述完全不同，基本符合特朗普的逻辑。

另外，特朗普的个人虚荣心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特朗普而言，如果能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不仅可以再次在政治上“打击拜登和民主党”，还有助于使自己能够跻身“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总统之列”而彪炳史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RIIA，又称查塔姆研究所 Chatham House）的俄罗斯问题专家约翰·卢夫（John Lough）认为，特朗普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他渴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这导致其不惜一切代价迅速寻求和平，而不考虑乌克兰问题的公正解决。^[2]

从政治理念上看，特朗普处理乌克兰危机的思路体现了赤裸裸的现实主义原则。如果说拜登政府和两党建制派惯于将大国竞争包装为“民主对抗威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之争，将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塑造为“自由反抗侵略”的叙事，那么特朗普的做派则基于实力和权力的现实主义逻辑。换句话说，特朗普不认为美西方有能力帮助乌克兰击败拥有核武的俄罗斯，不认为俄罗斯会因为从事战争而出现严重的经济困境甚至政权垮台。现实主义意味着尽可能扩大自身的利益，但也意味着在实力对抗和权力竞争基础上的战略妥协。

归根结底，美国从利用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展代理人战争到推动俄乌停火，是美国国内政治变化的结果。如果民主党人赢得 2024 年美国大选，美国联合欧洲继续“援乌遏俄”政策可能会延续下来。虽然持续拱火符合美

[1]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March 2025, <https://www.o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ATA-2025-Unclassified-Report.pdf>.

[2] John Lough, “Putin’s negotiation strategy is predictable: move slowly, keep Trump interested, and reset expectations,” Chatham House, March 19, 2025,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5/03/putins-negotiation-strategy-predictable-move-slowly-keep-trump-interested-and-reset>.

国建制派政客、军工复合体的利益，符合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偏好，但美国的通胀问题、民生问题导致选民将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再度送入白宫。正是主张国内经济优先和俄乌停火的特朗普重新执政，美国的对乌政策才得以发生重大变化。

三、推动俄乌停火可能引发大国关系之变

乌克兰危机导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拜登政府联合西方盟友对抗中俄，极力制造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而特朗普政府则试图离间中俄、“联俄制华”，与盟友的关系也出现新变化，国际政治进入混乱期和过渡期的特征更加明显。

首先，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受到严重冲击。二战后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二战后美国主要通过政治、军事和经济干涉等手段，以及海外驻军等方式，力图操控地区局势和控制别国。冷战结束后美国竭力建立单极霸权，对主权平等、相互尊重、不使用威胁或武力等国际规则采取“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利己主义态度。美国轰炸南联盟、入侵伊拉克，在格鲁吉亚、乌克兰等国策动“颜色革命”，在亚太地区拱火激化台海、南海和朝鲜半岛局势，等等，都是以所谓“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为名扩张权势。

特朗普再次上台后，毫不掩饰其敲诈勒索别国经济利益、抢占别国战略资源甚至吞并别国领土的野心。重新执政后，特朗普便提出“购买格陵兰”“兼并加拿大”“控制巴拿马运河”“接管加沙”等霸道要求，并威胁“不排除使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同时，对全球贸易伙伴加征高额“对等关税”，大搞关税讹诈，彻底抛弃了冷战后推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做法。种种迹象表明，新一届特朗普政府正在试图回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列强依仗实力强取豪夺的行为模式。为迫使乌克兰同意停火，特朗普施压其“割让领土”和出卖矿产资源，并拒绝其加入北约。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

美国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行事，必然使国际政治更加无序、全球治理进程全面倒退。

其次，美俄关系触底反弹，但持续改善面临制约。冷战后美俄关系起起伏伏，在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政府时期都经历了“高开低走”的循环。^[1] 特朗普在首个任期改善对俄关系的努力失败，而拜登政府时期两国关系陷入全面对抗的境地。特朗普再次执政后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惊人的调整，拒绝与基辅建立紧密的联盟，急切地推动俄乌停火及改善对俄关系，这一非同寻常的转向颠覆了较长一段时期内美国对俄罗斯的强硬外交政策。特朗普的政策符合已实现部分战略目标但陷入苦战、战略压力巨大的俄罗斯的利益，双方的接触、对话和谈判有助于为局势降温。这表明美俄均无法在乌克兰实现“全赢”，而更可能是“打成平手”后各取所需。美俄关系触底反弹，规避了两国爆发直接冲突的风险。

同时，也需要看到，美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根深蒂固，双边关系的修复不会顺利。解决乌克兰危机不是美俄两家的事情，欧洲国家也是乌克兰危机的当事方，欧盟最终会否配合或适应美国的政策转变仍不确定。自特朗普试图以牺牲乌克兰的利益推动俄乌停火以来，乌克兰对美俄媾和的反抗、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和对俄罗斯的敌意，都对美俄关系缓和形成一定牵制。同时，美国国内也存在强大的反俄仇俄力量，这种力量与反对特朗普的力量是结合在一起的。不管是从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意识形态角度，还是从巩固同盟体系、维持美国霸权的角度，以及打击特朗普政治地位的考虑，民主党都可能继续坚持“联欧抗俄”路线。如果民主党通过2026年中期选举控制国会一院或两院，将通过立法或监督等形式对特朗普的“亲俄”政策形成有力的制约。

冷战结束后，美俄在人权、安全、地缘政治、战略稳定等问题上矛盾重重，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想独霸世界，而俄罗斯则力图重振雄风成为世界

[1] 参见陶文钊：《后冷战时期的美俄关系（1991—2016）》，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1—14页。

一极，在于俄罗斯拥有全球最大的国土面积、富饶的自然资源、庞大的核武库和常规军力、不愿接受西方控制的战略文化，在于俄罗斯是个独立自主的大国。未来即便俄乌停火，双方在乌克兰地位、欧洲安全、解除制裁、对欧洲油气出口、北极安全等问题上的矛盾也将长期存在下去。

再次，跨大西洋关系受到严重冲击，但仍将保持韧性。美国二战期间与英法并肩作战，冷战期间向北约的欧洲成员国提供军事保护，跨大西洋关系具有“血盟”特征。冷战结束后，美欧在北约和欧盟“双东扩”过程中强化利益和价值观纽带，对冲了双方在美国入侵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对冲了双方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北欧国家瑞典和芬兰放弃中立加入北约，跨大西洋关系再度强化。

特朗普再度执政后的一系列政策使欧洲大多数国家感到“震惊”和“遭到背叛”。欧盟认为，乌克兰的主权和安全事关欧洲安全，为应对特朗普“出卖”乌克兰的行为，欧洲国家必须继续向乌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泽连斯基一度拒绝与白宫签署矿产合作协议，离不开欧洲国家在背后的支持。英国、法国、德国、波兰等国坚持主张，停战谈判不能没有乌克兰和欧洲国家的参与，任何休战或停火都只能作为全面和平协议进程的一部分；实现和平必须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必须为乌克兰提供强大而可信的安全保障。

二战以来，美欧之间紧密的双边关系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历史背景和信任基础之上，然而这些基础在特朗普再度执政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与侵蚀。对欧洲国家而言，美国正从西方的领头羊和欧洲的可靠盟友变成一个不可靠的国家，甚至成为欧洲的竞争者和对手。在特朗普政府拒绝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英法积极推动欧洲国家组成“志愿联盟”向乌克兰派驻“维和部队”，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再次提出了向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的问题。由于特朗普明确要减少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欧洲国家决定大幅增加国防支出。2025年3月6日，欧盟就乌克兰问题和欧洲安全召开特别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当前是“欧洲的分水岭时刻”，其提出的总计约8000亿欧元的“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获得欧洲

理事会同意。^[1] 会议发布的公报声称，俄乌冲突对欧盟构成了生存性挑战，欧洲必须更加负责地处理自身防务；欧盟将加强整体国防能力，减少（对美国的）战略依赖，解决关键能力差距，并相应地加强整个联盟的国防技术和工业基础。^[2] 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的总理唐纳德·图斯克（Donald Tusk）表示，乌克兰危机延宕，美国态度发生转变，这对欧盟构成“全新挑战”，欧洲必须接受这一挑战，加快武装自己。同时，欧盟还做出继续军援乌克兰的决定。在 2025 年 4 月 11 日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第 27 次会议上，英德等国承诺为乌克兰提供超过 210 亿欧元的军援，包括炮弹、防空系统、远程导弹和无人机等，并帮助乌克兰强化国防工业。

除了在安全和经贸问题上的矛盾外，美欧在科技企业监管、应对气候变化、价值观等领域的矛盾也在凸显。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欧洲、俄罗斯及亚欧项目主任马克斯·贝格曼（Max Bergmann）认为，欧洲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下降，特朗普正在以欧洲无法接受的方式重塑跨大西洋关系。他强调，“美欧过去偶尔出现的裂痕总是可以修补，但即将到来的冲突可能会永远改变跨大西洋关系的性质”。^[3] 在美国实力相对下降，无法在安全、经贸甚至价值观上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情况下，欧盟从同盟关系中所获得的制度性红利减少。可以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和单边主义倾向削弱了以欧洲为代表的传统盟友对其的信任。^[4]

[1] 按照该计划，通过放宽预算限制，有意愿的 27 个欧盟成员国将增加军费支出，预计此举可释放大约 6500 亿欧元资金；欧盟还将设立一个基金，向欧盟成员国提供 1500 亿欧元贷款用于国防投资。参见 European Commission, “Press statement by President von der Leyen on the defence package,” March 4, 2025,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statement_25_673。

[2] The European Council, “Special meeting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6 March 2025)–Conclusions,” March 6, 2025,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tzkadtec/20250306-european-council-conclusions-en.pdf>。

[3] Max Bergmann, “The Transatlantic Alliance in the Age of Trump: The Coming Collisions,” 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February 14, 2025, <https://www.csis.org/analysis/transatlantic-alliance-age-trump-coming-collisions>。

[4] 王朔：《跨大西洋关系裂痕持续加深“欧洲觉醒”能否战胜“美国优先”》，光明网，2025 年 3 月 18 日，https://news.gmw.cn/2025-03/18/content_37911507.htm。

但另一方面，相对实力决定权力结构和相互依赖的程度。二战以来形成的“美主欧从”同盟结构，是美国凭借超强实力长期控制欧洲的结果。在欧洲形成真正的战略自主之前，欧洲将不得不继续依附于美国。仅从对乌克兰的军援资金看，欧洲财政完全负担得起。根据德国智库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 Kiel）2025年3月的报告，对乌援助平均只占欧洲国家GDP的0.1%，只需将占比提高到0.2%就可以补上美国留下的援助缺口。虽然资金不是太大问题，但欧洲军事能力不足是个大问题。欧洲国家的军事情报能力严重依赖美国，海马斯火箭炮、榴弹炮的弹药、“爱国者”远程防空导弹系统等均是如此。^[1] 欧洲不仅需要迅速扩大军工产能，实现防务一体化还需要时间和强烈且持久的政治意愿。在形成相对独立、完整的防务体系和强大的军工能力之前，欧盟可能不得不迁就美国“调停”俄乌冲突提出的条件和导致的结果。更致命的是，欧洲国家深受内部分歧的困扰。在英法德展现继续援乌意愿的同时，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则希望恢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加之受特朗普政府支持、欧洲经济低迷等因素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极右翼势力还可能得势，上述因素将使欧洲在迈向防务一体化方面更难做出一致的决定。^[2] 另外，特朗普的关税大棒虽令欧洲盟友不满，但也是它们难以承受之重，客观上会强化跨大西洋关系中的不对称依赖，这也使得欧洲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很难不做出妥协，更不可能与美国深度切割。

最后，欧俄关系短期难以改善，但中长期可能缓和。在特朗普政府与俄罗斯对话改善关系的同时，欧盟展现了继续对抗俄罗斯的战略意志。这源于欧洲不愿意看到经过这场大规模军事冲突，乌克兰仍可能被纳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源于欧洲国家对俄罗斯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源于欧洲安全

[1] The Kiel Institute for the World Economy, “Ukraine Support: Europe could replace most of the US support,” March 13, 2025, <https://www.ifw-kiel.de/publications/news/ukraine-support-europe-could-replace-most-of-the-us-support/>.

[2] Martin Wolf, “How Europe Can Take up America’s Mantle,” *The Financial Times*, March 17, 2025, <https://www.ft.com/content/ce93a3f1-d537-4424-8e17-a6242e444db0>.

结构排斥而非包容俄罗斯的重大缺陷。欧盟支持乌克兰的“三个反对”（反对割让领土、反对限制其加入北约或欧盟的权利、反对限制其军力发展）立场，并通过升级制裁、维持军援、威胁派兵等手段对抗俄罗斯。俄罗斯同样坚持“三个反对”（即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反对欧洲国家在乌部署军事力量，反对西方继续向乌提供军援）。欧俄针锋相对，使欧俄矛盾超越美俄矛盾，成为影响乌克兰局势和欧洲安全的主要矛盾。

这种矛盾是欧俄激烈争夺乌克兰的直接反映。乌克兰与俄罗斯的领土问题非常复杂，难以通过谈判彻底解决。如果在现有基础上实现停火，领土问题可能搁置起来。在欧盟看来，更现实的战略是在停火后帮助乌克兰守住其剩余领土、帮助其战后重建，并在条件成熟后再努力将乌克兰纳入欧盟。欧洲国家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不承认乌克兰是个国家”的立场、“三个反对”的停火条件，表明俄罗斯的最终目标仍是“吞并整个乌克兰”，或者至少将其纳为卫星国。这对欧盟和欧洲多数国家而言是不可接受的。经过三年多的军事冲突，乌克兰政府和民众都极为仇视俄罗斯、亲近欧洲，而欧洲国家也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极大提升了对乌克兰的影响。因此，欧洲各国在乌克兰存在重大战略利益，欧俄围绕乌克兰的争夺将使局势短期内难以平息。

欧洲国家最终是否会派兵进入乌克兰“维和”，是影响局势走向的重要因素。如果欧洲国家的军队成建制地进驻乌克兰，将对乌克兰提供有力的安全保障，加之乌军经过战火洗礼已经成为一支劲旅，欧洲与乌克兰的军力融合对确保乌克兰逐步“融入欧洲”十分关键。英法等欧洲国家急于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空，而俄罗斯既不甘心被封堵在乌克兰东部，也不甘愿北约的力量延伸至其西北地区。特朗普之后的美国，仍有可能修复跨大西洋关系。如果美欧“重归于好”，欧洲国家甚至北约的军事力量可能与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在乌克兰形成直接对峙。在这种情况下，欧俄之间的“新冷战”可能持续。另一方面，如果欧洲国家最终未能在乌克兰部署军力，而只是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俄乌停火及和平协议即便达成，也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协议。

需要指出的是，从中长期看，欧洲安全问题终究离不开与俄罗斯的对话与合作。在欧洲国家的军事力量得到质和量的有效提升，欧洲战略自主意识更加成熟后，欧洲多数国家和欧盟改善与俄罗斯关系的动力将上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2025年2月19日在欧洲议会演讲时明确指出，美国推动北约东扩是俄乌冲突爆发的主因，欧洲国家应该和北约保持距离，就欧洲安全问题与俄罗斯直接对话，推动冲突的结束并与俄罗斯长期共存。萨克斯认为，欧洲有4.5亿人口，是20万亿美元体量的经济体，“你们应该是俄罗斯的主要经贸伙伴，这是自然的联系”，“欧洲应该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非由美国官员来领导”。^[1] 如果未来俄乌局势持续缓和，这样的声音在欧洲会产生更多共鸣。随着欧洲的安全感提升，欧洲和俄罗斯各自作为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重新审视对方，将认识到长期对抗并不符合双方的根本利益。未来欧俄就重启经济关系、欧洲安全结构等问题进行战略对话，并就乌克兰问题达成战略性妥协，并非不可想象之事。

四、乌克兰危机缓和与中国战略环境的新变化

中国不是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当事方，但危机的走势关乎中国的外交和安全环境。美国调整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及美俄关系缓和，将对涉及中国的大国关系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中美的结构性矛盾将更加突出，而中美俄三角关系很难发生质变。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和美国两党的建制派都将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对手并进行全方位遏压，前者正试图从欧洲安全事务中“适度脱身”，以便腾出手来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如果美国最终推动俄乌实现停火，可能会将更多军事资源部署到亚太以围堵中国。新一届特朗普政府会延续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机制，重视经营美日、美菲等同盟和美印关系，继

[1] “LIVE: ‘Ukraine War is Over’, Jeffrey Sachs Makes Fiery Speech At EU Parliament, Challenges America,” Hindustan Times’ Youtube Channel, April 22, 20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uZ0KsO4mA0>.

续加大对中国的遏制围堵。同时，美国也试图通过关税讹诈逼压其他国家限制对华贸易，在经贸上彻底孤立中国。^[1] 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和地缘经济战略相结合，将导致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中美关系将越来越成为牵动国际政治格局变迁的双边关系。

面对美国的战略遏制，稳固的中俄关系可以使中国更从容地应对压力，更积极主动地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美俄关系的适度改善，可能使美国在中国博弈时获得更多的筹码，助长其“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的气焰。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俄罗斯也可能获得更多的战略主动，在中美博弈中的战略回旋空间扩大。不过，由于美俄在欧洲安全、北极安全、经济制裁等问题上的矛盾难以轻易解决，加之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强大韧性，中美俄三角关系不会发生质变。中俄互为陆上最大邻国，从过去交往的曲折经历中汲取教训，探索建立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俄互信程度高、利益纽带强，在世界多极化进程中拥有共同利益。美国一些反华鹰派幻想挑拨中俄关系、“联俄制华”的企图难以得逞。

其次，中欧关系气氛缓和将使中美欧三角关系更加平衡。在乌克兰危机的刺激和拜登政府的推动下，欧盟愈发将中国视为制度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并在价值观、经贸和科技等领域与美国协调对华政策，使中欧关系发展遭遇挑战。^[2] 新一届特朗普政府大幅调整对乌克兰的政策，并对欧洲盟友同样挥舞高关税大棒，将会导致美欧裂痕进一步加深，并为缓和中欧关系创造更大的空间。

随着美欧关系出现不睦，欧盟在追求战略自主的驱动下，将会在改善

[1] Chris Anstey, “Bessent Has a ‘Grand Encirclement’ Plan for China,” Bloomberg, April 12, 2025,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newsletters/2025-04-12/bessent-has-a-grand-encirclement-plan-for-china-bloomberg-new-economy>.

[2] 从经贸上看，欧盟过去几年日益将中国作为经济上的竞争对手，不过双方在经贸磋商中形成了“边谈边打”“斗而不破”的默契。参见黄境：《特朗普2.0下的中美欧三角关系》，《中美聚焦》网站，2025年2月27日，<https://cn.chinausfocus.com/foreign-policy/20250226/43636.html>。

对华关系方面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意愿。从地缘政治上看，俄乌谈判一旦开启，乌克兰危机这个中欧关系中最大的负面因素将有所淡化。在自身经济低迷、与美国的贸易战升温背景下，欧盟缓和与中国的贸易摩擦符合其利益。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监管这些被特朗普“抛弃”的领域也有望成为中欧的合作点。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的挤压，导致借助对华关系来平衡对美关系的声音在欧洲抬头。^[1] 特朗普上任第二天，长期对华强硬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达沃斯年会发表演讲，在继续批评中国“产能过剩”“扭曲市场”的同时，释放了与中国管控分歧和扩大合作的讯息。冯德莱恩表示：“我们必须与中国进行建设性接触，以找到符合我们共同利益的解决方案。2025年是欧盟与中国建交50周年，这是一个接触和深化与中国关系的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甚至可以扩大我们的贸易和投资关系。现在是本着公平和互惠的精神，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加平衡关系的时候了。”^[2] 与此同时，中国也表达了对发展中欧关系的高度重视。习近平主席在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科斯塔通话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欧洲是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支持欧洲一体化和欧盟战略自主。国际形势越是严峻复杂，中欧越要秉持建交初心，加强战略沟通，增进战略互信，坚持伙伴关系定位；中国对欧盟抱有信心，希望欧盟也能成为中方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3] 在特朗普的关税措施出台后，中欧展现了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立场，并计划就电动汽车价格承诺、贸易救济、贸易转移等问题进行对话。^[4]

[1] 张健：《摘掉有色眼镜，中欧合作“海阔天空”》，环球网，2025年3月26日，<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M0m0GcEAth>。

[2]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Davos 2025: Special Address by Ursula von der Leyen, President of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January 21, 2025, <https://www.weforum.org/stories/2025/01/davos-2025-special-address-by-ursula-von-der-leyen-president-of-the-european-commission/>。

[3]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通电话》，新华网，2025年1月14日，<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50114/f791023b425d411bb025668475bc3c0b/c.html>。

[4] 《王文涛部长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举行视频会谈》，商务部网站，2025年4月10日，https://wangwentao.mofcom.gov.cn/zyhd/art/2025/art_8d73de08afad4dffa5e35f0b0a908db5.html。

另外，如果俄乌停火能够逐步实现，在中俄关系稳定、中欧关系气氛改善的背景下，中国在调和欧俄关系上也有更大空间。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都处在亚欧大陆上，中国的战略和政策是创造和平的发展环境，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贯通欧亚的通道和市场，推动能源、技术、资金在欧亚大陆之间更自由地流动，以带动欧亚大陆整体的发展。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和经济均在经历重大重构。乌克兰危机这场二战后欧洲大陆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经过三年多的延宕后趋于降温。随着特朗普政府调整美国的“联欧遏俄”政策，国际政治阵营化趋势有所减弱，美俄关系和中欧关系有望同步缓和。未来如果俄乌能够实现停火，并建立相对稳定的和平机制，全球地缘政治的重心将可能加速向亚太地区转移。

【收稿日期：2025-03-25】

【修回日期：2025-04-27】

（责任编辑：王霄巍）